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四部

《中国艳史》

中国艳史

唐代宫廷艳史

第二部

（民国）许啸天 著

第三十四回

排异己萧妃遭谪 结欢心王后屈尊

彩霞宫中正在欢笑畅饮的时候，只见一辆轻车，悄悄地推进了后宫门，直送到正宫里停下。宫女上去，从车子里扶出一位娇貌轻盈的女尼来。那女尼见了王皇后，便拜倒在地，口称娘娘千岁。皇后亲自去把女尼扶起，拉起手儿，走进寝宫去，两人密密切切地谈着心，从此王皇后便把这女尼留养在宫中，暗暗地给她留起头发来。这个女尼不是别人，便是被太宗临幸过，又和高宗偷着情的武媚娘。这媚娘此时还只有十八岁年纪，王皇后着意调理着，益发出落得艳冶风流，她性格又乖巧，心地也聪明，每日伺候着皇后的饮食起居；闲暇的时候，又说笑着替皇后解着闷儿。皇后也不时赏她金银衣饰，媚娘便拿了悄悄地赏了宫女，因此合一个正宫上上下下的人，没有一个不说武媚娘是大贤大德的。便是那刘贵妃，越发和媚娘说得投机，两人在宫中拜了姊妹。刘贵妃把媚娘拉到自己宫中去，同起同卧，十分亲密。

看看过了两年，媚娘鬓发如云，翠鬟高拥，越发出落得容光焕光，妩媚动人。那时打听得高宗宠爱萧妃的心思也差了些，有暇御驾也常临幸正宫。那萧淑妃打听得万岁在正宫留住，便在背地里骂皇后是骚狐，又假说素节哭唤阿父，接二连三地把个万岁逼回宫去，也便有人把萧淑妃辱骂皇后的话，悄悄地去

告诉了皇后。皇后大怒！说这贱婢，俺须不能饶她。隔了几天，高宗又临幸正宫，帝后对坐着用膳。在饮酒中间，皇后故意说：“当年若无武才人为陛下设谋，如何能得有今日？可怜那武才人自先皇去世以后，便守着暮鼓晨钟，向空门中度着寂寞光阴，陛下也曾怜念及否？”高宗自从那日和武媚娘在水仙庵中相遇以后，回得宫来，也便时时挂念，如今听皇后提起，便不由得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空门一别，有如隔世，每值花前月下，如何不念？只因关系着先王的名分，且美人业已削发出宫，无可挽回的了。”王皇后笑说道：“妾身亦知陛下未能忘情武氏，已为陛下物色得一个女子在此，容貌举止，完全从媚娘脱胎得来，今敢献与陛下，以解相思之渴。”高宗听说，忙问女子何在？王皇后回头去吩咐宫女，把那新入宫的女子唤出来。

停了一会儿，果然两个宫女，扶着武媚娘出来，走在高宗跟前，深深拜倒。待高宗扶起她头来看时，丰容盛鬋，这不是媚娘，却是何人？当下王皇后便把如何探听得陛下私访尼庵，知道陛下还想念武氏，便悄悄地去把她接进宫来，留着头发，藏在宫中，待陛下临幸。一席话说得高宗心花怒放，连声赞叹！说皇后真是好人！当夜便在西宫临幸武氏。他二人久别重逢，自有一番缱绻。武氏如今年已长成，床席之间，自解得一番擒纵手段，不复如从前一味地娇憨羞缩了。高宗十分欢喜！便拜为昭仪。那武氏因不忘皇后引进之思，便每日到正宫去朝见，伺候着皇后的起居，依旧陪着皇后说笑解闷直到万岁在西宫守候着，几次打发内侍来传唤，她才回西宫去。隔了几天，又亲自把皇帝送进正宫去，劝皇帝不可失了夫妇患难之情。又说那萧淑妃，出身淫贱，只知一味沽宠，不顾后妃大礼，劝皇帝少亲近为是。高宗听了武氏的话，果然把萧淑妃冷淡下来，王皇后和刘贵妃二人，都是十分感激武氏的。

这武昭仪在床第之间，果然是妖冶浮荡，把个风流天子，调弄得颠倒昏迷，但每值她敛容劝谏的时候，眉头眼角，隐隐露着一股严正之气，不由这位懦弱的皇帝，见了不畏惧起来！你若依从了她，一转眼便横眸浅笑，叫人看了煞是可爱；你若不依从她，见她那副轻颦薄嗔的神韵，叫人看了又煞是可怜！日子久了，这皇帝便被武氏调弄得千依百顺。有时高宗朝罢回宫，心中遇到大臣争执，难解难理的事体，武氏只须一句话，便处置下来了。从此高宗越发把这武氏另眼看待，每天把朝廷大事和武氏商量着，又把各路的奏章给武氏阅看。武氏做女孩儿的时候，原读得很多的诗书，当下便替皇帝批着奏章，起初原和皇帝商量妥当了，再动笔批写，后来因高宗怕烦，一切奏章，都由武氏做主批阅。这高宗皇帝原是好逸恶劳的人，如今见武氏能批阅奏本，便也乐得躲懒去。这武氏原也生得聪明，又因她随侍先皇帝的时候，先皇帝批阅奏章，她看在眼里；如今她批去的奏本，果然语言得体，处置得宜，外间臣工，毫无异言，高宗也很是放心，把武氏加封为德妃。

这武氏地位一高，她却渐渐地放出手段来。第一个便拿刘贵妃开刀，她在高宗跟前，说王皇后和萧淑妃两人，在暗地里闹着意见，全是刘贵妃从中挑拨成功的。这刘氏原是后宫出身，她仗着太子是她的亲儿子，便敢任意播弄，宫廷之内，不能容此小人；况当今太子，即经皇后认为亲子，如何又留刘氏在宫。他日太子觉悟，使皇后一番苦心，付诸东流，便硬逼着把刘贵妃废为庶人，打入冷宫。高宗又把武氏升为贵妃，与皇后只差一级。那萧淑妃的位置，却在武氏之下。这武氏却日夜在高宗跟前，诉说萧淑妃居心阴险，只因她生有皇子，却在外面结党营私，谋害太子，却要把自己儿子立做太子。这句话萧淑妃原也对高宗说过，高宗如今听了武氏的话，却也半信半疑。武氏

又暗暗地把这话去对皇后说了，皇后久已怀恨萧淑妃了，便也在高宗跟前，说萧淑妃如何如何包藏祸心。刘贵妃既已废黜，皇后跟前没有亲信的人，便把武氏认为心腹，朝晚商量如何谋陷萧淑妃。

便有正宫里的内侍，悄悄地把这消息传给萧淑妃知道。萧淑妃十分惊惶，打听得武氏不在皇后的跟前的时候，便悄悄地赶到正宫去，在王皇后跟前跪着求着，不住地叩头哭着说道：“婢子原自己知道福薄，受不起万岁的宠幸，无奈万岁恩重如山，把婢子升做淑妃；婢子也曾几次劝万岁不可冷落了娘娘，婢子也知道娘娘当时十分愤怒。婢子不该把万岁的宠爱一个人霸占着，但婢子终是一个愚昧女子，只知道承受着万岁一人，时时刻刻怕失了万岁的宠，天日可鉴，那时婢子实不敢在万岁跟前，进娘娘的谗言。如今这武贵妃一进宫来，第一步便驱逐了刘贵妃；第二步便要驱逐婢子，婢子虽万死不足惜，但婢子被逐以后，那武贵妃便要不利于娘娘，那时娘娘左右没有一个心腹，一任武贵妃欺弄着，再欲思及婢子今日之言，悔之已晚。婢子今日把一片真诚，奉劝娘娘，不如留着婢子，为娘娘做一个耳目，婢子愿缴还皇帝的册封，从此不回彩霞宫去，留在娘娘身旁，充一个忠心的奴仆，只求娘娘救我！”几句凄凄切切的话，果然把王皇后劝醒，从此着着防着武贵妃的举动。果然打听出武贵妃的诡计来。那武贵妃一面在高宗跟前进谗，又联络一班外官刘仁轨、岑长倩、魏玄同、刘齐贤、裴炎等，替武贵妃在外面招权纳贿。皇后这才懊悔起来，常常召萧淑妃进宫来商议抵制武贵妃的计策。

有一天高宗在正宫中用膳，王皇后和萧淑妃两人，一齐劝着皇帝，须防武贵妃弄权，须从早制裁，她日势力盛大，便难图了。谁知高宗听了，便勃然大怒，拿手指在萧淑妃的脸上骂

道：“全是你这贱婢，在中间搬弄是非；前几天皇后尚与朕说起你这贱婢，如何阴险，谋害太子的话，如何今日又一变说起武贵妃的坏话来了，这显系是你这贱婢，从中教唆。武贵妃原屡次对朕说：‘须速把你这贱婢，赶出宫去。’还是朕顾念昔日恩义，不忍下此毒手。今日贱婢胆敢进武贵妃的谗言，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了。”说着，便喝左右，把这贱婢立刻赶出宫。萧淑妃慌了，忙跪倒在皇帝膝前，连连叩头求万岁爷开恩！那王皇后也满面流泪，跪下来替萧淑妃求着，外面走进四个内侍来，揪着萧淑妃的衣领便往外走。那萧淑妃两手紧紧地抱住皇帝的袍角不放，口头只嚷着：“万岁爷顾念昔日恩情，饶婢子一条蚁命吧！”王皇后也上去劝，说萧氏已生有皇子，为万岁体面计，也不宜受辱。高宗听了这一句话，才喝令内侍们住手。萧淑妃退回宫去候旨，第二天圣旨下来，贬萧淑妃为庶人，打入后宫牢中。凡是萧淑妃的亲族，都捉去弃军到岭南。

不多几天，武贵妃便产下一子，十分肥硕，高宗常常抱持在怀，取名弘字。这武贵妃生了皇子以后，愈觉骄贵，但唐宫定制，贵妃的地位，最是高贵的了。高宗要讨武氏的欢心，便在贵妃上又定了一个宸妃的名儿，封武氏为宸妃。一切起居服用，车马仪仗，和皇后仅仅差了一级。武氏高贵到这个地位，她又渐渐儿地不把皇后放在眼里了。高宗又拜武宸妃的父亲武士（录夔）为司徒，宸妃的哥哥元庆为宗正少卿。元爽为少府少监，宸妃的侄儿惟良为卫尉少卿，怀远为太常卿。武士（录夔）原有妻妾二人，妻是相里，生子元庆、元爽二人，妾是杨氏，只生女子三人，长女嫁与越王府功曹贺兰越石，次女便是宸妃，三女嫁与郭姓，又有武承嗣原是武宸妃的族侄，只因宸妃宠爱他，高宗便拜承嗣为荊州都督，一门富贵，内外煊赫。王皇后看看自己势力愈孤，宸妃权威愈盛，只因皇帝的宠爱全

在武氏一人身上，不得不凡事忍让些。武氏自从升宸妃以后，也不守做妃子的规矩：六宫妃嫔遇有喜庆大节，都要到正宫里去行着朝贺的礼，独有这武宸妃，却自恃宠爱，从不向皇后行过礼儿。有时皇后反到宸妃宫中去闲谈，这宸妃和皇后说话之间，竟称姊道妹起来。每值皇帝朝罢回宫，便驾幸宸妃宫中。这宸妃便把朝廷大事，问个备细，有时还说皇帝某事处置失当，某事调理失宜，皇帝听了，非但不恼，且称赞宸妃是女中丈夫。宸妃听皇帝称赞她，便又撒娇撒痴的，要跟着皇帝一块上殿听政去，皇帝也欢喜，便传谕内侍省，在太和殿上挂起帘子来，在帘内照样地设着宝座，第二天早朝，武宸妃也按礼穿着大服，用一半皇后的仪仗，坐着宝辇，率着内侍和宫娥，前呼后拥地和皇帝一齐上了太和殿，在帘内坐着，受百官的朝拜。又见那班大臣，一个一个地上殿来奏事，皇帝又当殿传旨，该准的准，该驳的驳，约摸一个半时辰，便鸣鼓退朝，从此却成了例规，宸妃每天跟着皇帝垂帘听政去，皇帝坐在帘外，宸妃坐在帘内，每遇有疑难的事，宸妃便在帘内低低地说着话，替皇帝解决下来，皇帝便也依着宸妃的话，传谕下去，日子久了，便慢慢地成了习惯。高宗原是一个善于偷懒的人，每日坐朝，和大臣们奏对，原也厌烦。如今见百事有宸妃替他打主意，而且宸妃打的主意，说的话，也很冠冕得体，有时宸妃打的主意还胜过自己的。从此高宗皇帝，每天坐朝，也非武宸妃陪着他不可了。

王皇后在暗地里留心着，实在有些看不过去了，有一天高宗和武宸妃正朝罢回宫，王皇后便手捧奏本，在宫门口候着。见高宗驾到，便跪倒在地，双手把奏本高高擎着，口称臣妾有奏本在此，愿吾皇过目，依臣妾所奏，从此免宸妃临朝，实国家之大幸。高宗拿奏章看时，那奏章上引着太宗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的话道：“牝鸡司晨，家之穷也。”高宗看了，不觉动

容，便把宸妃临朝的事体罢免了。

从此这武宸妃便把王皇后恨入心肺。在武氏做才人的时候，便蓄意将来要做一个独揽朝纲的女主，她明知这位高宗皇帝，是个懦弱无能的人，若能收服了他，将来便可以为所欲为，因此高宗在做藩王的时候，便百般勾引他上了手，又竭力帮助他设谋定计，急得了皇位。第二次进宫来，她设法排去了刘贵妃和萧淑妃二人，自己也挣扎到了宸妃的地位，慢慢地在朝中植党，把持政权，好不容易自己能够天天陪着皇帝垂帘听政，正想把朝廷的大权，揽在一个人手中，不料平空里吃这王皇后上了一本，把她满心的想望，打得烟消雾散，叫她心中如何不恨！这一恨她便起了一个狠心，从此蓄意便要推倒这个皇后，才出她胸头之气。

这时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祐去世，皇后是很有孝心的，一闻得父亲去世的消息，便在宫中日夜哭泣。高宗偶到正宫去，见皇后有泪容，知道是想念亡父，便下谕准皇后的母亲柳氏进宫来互相慰劝。那柳氏便是国舅柳爽的妹妹，虽是女流，却颇有才智，当下奉了谕旨，便对她哥哥柳爽说道：“宫中后妃，互相倾轧，我不当进宫去召人嫌疑，落在是非圈中。”柳爽再三劝驾，说皇帝旨意不可违，宫中甥女，念母甚切，及此图母女相见，亦足慰怀。柳氏听了他哥哥的劝，便进宫去见皇后，母女相见，自有一番悲切。

这消息传在武宸妃耳中，心中便得了主意，当即用财帛去买通了正宫门监，那柳氏自从得了皇帝谕旨，许自由出入宫廷，常常进宫来探望皇后。有一天柳氏出宫以后，恰巧是皇帝到正宫去。正走进宫门，那宫监呈上一张黄色的纸条儿来，上面写着时辰八字，又有一枝绣花针儿，刺在那纸条儿上。皇帝一看那八字，却是他自己的生年月日，当下心中便觉纳闷，查问那

门监时，说是方才柳氏出宫，经过宫门上车的时候，这纸条儿便从柳氏的衣襟里落下来的。高宗听了，心中大怒！便不进宫，转身向武宸妃宫中走来，便把这纸条儿掷给武宸妃看。武氏看了，故作惊惶的样子说道：“啊哟！这是邪教压胜，迷人魂魄的法儿，如何把陛下的生辰写在上面，这人竟要取陛下的性命，岂不是大逆不道的事吗？”说着把那纸条儿扯得粉碎，高宗也气得连声说：“快传谕给宫门监，自此以后，不许柳氏进宫，凡有出入正宫的，须在身上细细地搜查。”从此高宗也不到正宫去，只在武宸妃宫中，和武氏两人打得火一般热，把这皇后丢在脑后。可怜这王皇后，看着高宗渐渐地转过心意来，常常临幸正宫，又许她母女时时在宫中相见，心中把个皇帝却感激到万分，忽然她母亲许久不进宫来了，那皇帝也许久不临幸正宫了。皇帝禁止柳氏进宫，皇帝心中十分愤恨皇后，皇后却好似睡在鼓中一般，一点也不曾知道。

那武宸妃看看皇帝第一步便中了她的计，便在背地里再行她更毒更深的计策。这时武宸妃又新产了一个女儿，高宗因宠爱宸妃，一般地也在宫中筵宴庆祝。那六宫的妃嫔，要得宸妃的欢心，便也各各把贺礼送给这小孩儿，算是见面的仪物。正宫里有一位赵婕妤，她是很忠心于皇后的，看着皇后失势，便劝着皇后，须格外自己忍性耐气去笼络着宸妃，得了宸妃的欢心，那皇帝的恩情，便依旧可以恢复过来，把这些话再三劝着。皇后听了她的话，便趁这武宸妃产生女儿的时候，特令宫女，绣着衣裙，另备黄金百两，拿去赏给那新生的小孩，满心想买回宸妃的交情来。谁知这宸妃的心肠狠毒，她打定主意，要陷害皇后。

隔了几天，那王皇后看看依旧不见皇帝回心，绝迹不临幸正宫，那武宸妃受了皇后的赏，也依旧不见她来谢赏。心中万

分愁闷，那赵婕妤又再三劝皇后须亲自到武宸妃宫中去慰问，乘机也可以探听探听皇帝的消息。王皇后看看事已如此，不得不低头，便忍着怒气，亲自到武宸妃宫中去，见了武氏，便百般抚慰，有说有笑的。那武氏却大模大样地不很理睬。皇后又把宸妃新生的女儿，抱在怀里，抚弄了一回，便搭讪着回正宫去。王皇后这一去，受着一肚子的冷气，回得宫来，想起自己的冤苦，便倒在床上，痛痛地哭了一场。赵婕妤在一旁劝着，正在这时候，忽然见一个宫女，匆匆忙忙地跑进来报说：“那武宸妃新生的一个女孩儿，忽然气绝死了。”王皇后听了，也十分诧异！说道：“方才睡在我怀中好好的，怎么得一时三刻便死了呢？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 王皇后失宠遭废 韩夫人当筵承幸

武宸妃费尽心计，买通了看守正宫的门监，把那用邪术压胜谋害皇帝的罪名，加在皇后母亲柳氏身上；原是要陷害皇后，只望高宗一怒，把皇后废去，从此拔去了眼中钉，自己稳稳地升作皇后，大权独揽，可以威福自擅了。谁知这糊涂的皇帝，他一怒之下，仅仅把个柳氏禁止入宫；王皇后的名位，依旧不伤分毫。她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便发了一个狠心，再用第二条毒计去陷害皇后。那天恰巧王皇后亲自屈驾到宸妃宫中去探望武氏，又抱着武氏新产的女孩，抚弄一会；见武氏待她总是淡淡的，便忍着一肚子肮脏气，回正宫去。谁知这里武氏见皇后前脚出宫去，她便立刻亲自下毒手，把这个初生下地玉雪也似洁白的女孩儿，狠狠地扼住她喉咙，登时气绝身死。武氏又悄悄地把尸身去放在床上，用锦被盖住，转身走出外房去，若无事人儿一般，找宫娥们说笑着。武氏下这毒手，原没有别人在她身旁的。

停了一会儿，那高宗皇帝退朝回宫来，武宸妃上去接住；高宗一坐下，便说：“快把我的孩儿抱来！”这是宫女们每日做惯的事，当下便有宫女急急进里屋去，抱那孩子。接着忽听得那宫女在屋子里一声怪叫，连跑带跌地走出房来，噗地跪倒在武宸妃跟前，看她浑身发抖，嘴里断断续续地说道：“奴婢

该死！奴婢该死！”高宗看了十分诧异。忙问：“什么事？”那宫女一边淌着眼泪，一边磕着头说道：“奴婢该死！奴婢不小心，这位小公主，不知在什么时候归天去了！”高宗和武氏听了这句话，一齐吓了一大跳。当下皇帝也无暇问话，拉住宸妃的手，飞也似地抢进里屋去一看，这孩儿果然是死了。这宸妃便捧住孩儿的尸身，一声儿一声肉的大哭起来。高宗跑出房去，咆哮大怒；吓得合宫的内侍和宫女们，齐齐地跪在皇帝跟前，不住地叩着头。高宗喝叫把这看管孩子的宫女八人和乳母四人，一齐绑出宫去绞死。又细细地查问：“有什么人进宫来着？”内中有一个宫门监，奏说：“今天只有娘娘进宫，探望小公主来着。”高宗听了，忙问武氏：“皇后可曾抱弄过孩儿？”那武氏听了，却故意装作悲痛的样子，呜呜咽咽地说道：“臣妾不敢妄议皇后。”高宗听了，把手一拍，脚一顿，大声儿说道：“什么皇后不皇后！她作恶也作够了，看朕早晚把这贱人废去！”说着又追问宫女，宫女才说曾亲眼见娘娘进宫来抱弄着小公主的。高宗听了，说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不用说了，准是这贱人下的毒手，待朕问她去。”说着便站起身要出去；武宸妃急急上前，把皇帝抱住。

到了夜里，武宸妃在床席之间，用尽迷惑的功夫，把个皇帝调弄得服服帖帖，他两人商量了一夜。高宗口口声声答应把王皇后废去，册立武氏为皇后；这武氏才欢欢笑笑，亲热了一阵。但这废皇后是国家的大事，非得皇后犯了大故，由文武大臣奏请，轻易不能废皇后的。高宗也为这事，颇费踌躇。武氏说：“当今大臣中，最可畏的莫如长孙无忌。他是国舅，凡事国舅不答应，那文武百官便都不敢答应。如今俺们只须在长孙国舅前把话说通，这事体便好办了。”

过几天，正是长孙无忌的生辰。在前几天，高宗便拿黄金

八百两，绣袍一袭，赐与无忌。到了这一天，长孙无忌家中大开筵宴，宾主正在欢呼畅饮的时候，忽见皇帝和宸妃一齐驾临，慌得长孙无忌和众宾客，一齐跪接圣驾；在大堂上面高高地摆起一桌酒筵来，请皇帝入席。长孙无忌家中，原养着一班舞女的，当时便把舞女唤出来，当筵歌舞着。高宗看了大乐，便多饮了几杯酒。里面无忌的姬妾们，伺候着武宸妃饮酒，那班姬妾竭力地趋奉着宸妃，宸妃心中欢喜。无忌有宠妾三人，一是黄氏，一是杨氏，一是张氏，三位姬人，每人都生有一子。当时宸妃把三位公子传唤出来相见，果然个个长得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。宸妃把三个公子拉近身去，抚弄一番。酒罢，无忌把皇帝邀进书房去坐，那宸妃也在一边陪坐，说起无忌三位公子如何可爱，高宗便传谕，拜三位公子为朝散大夫，又赐三位如夫人金银缎匹十车。无忌奉了旨，忙带着他姬人公子出来跪谢皇帝。

皇帝便和无忌在书房中闲谈起来。说话中间，高宗常常说起皇后不产皇子，接着又叹息了一阵；但长孙无忌，每到皇帝说起这个话来，便低着头不作声了。宸妃拿眼睛看着皇帝，皇帝也无法可想，便快快的摆驾回宫。长孙无忌见皇帝回宫去了，便邀集了在座李勣、于志宁、褚遂良、韩瑗、来济、许敬宗一班大臣，在密室中会议。无忌说：“今天万岁爷对老夫常常说起皇后无子，原是要探听老夫的口气；老夫受先帝的重托，不愿中宫有他离之变，因此当时老夫不曾开得口。老夫久已知道万岁爷因宠爱宸妃，有废立皇后之意，俺们做大臣的，都该匡扶皇上的过失，不可使皇上有失德之事，不知列位意下如何？”当时众大臣听了，齐声说道：“俺们都该出死力保护皇后，不使君主有失德。”独有那许敬宗说：“君子明哲保身，万岁爷主意已定，俺们保护也枉然，倒不如顺了万岁爷的意思，免

得伤了俺君臣的感情。”这句话一说出，把个褚遂良气得直跳起来，伸着一个指儿，直指到许敬宗的脸上去骂道：“我把你这阿顺小人……”一句话不曾说完，两人便扭作一团。褚遂良把许敬宗的纱帽也打下来了，长孙无忌和许多大臣上去，把两人劝开，弄得一场扫兴，各自散去。

第二天果然圣旨下来，传长孙无忌、李劫、于志宁、褚遂良一班大臣，进内殿去商议大事。他们接到诏书，便一齐赶到长孙无忌家中来商议。褚遂良说道：“今日之事，必是商议废立中宫，主上主意已决，逆着必死。长孙太尉是国家的元舅，李司空是国家的功臣，不可使皇上有杀元舅功臣的恶名，望两位大臣不可进宫去。我褚遂良出身草茅，无汗马功劳，得此高位，已是惭愧，况俺也受先帝顾托，今日不以死争，何以见先帝于地下。”李勣便称疾不朝，独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两人进内宫去。

高宗一见他二人，劈头问道：“武宸妃现已生子，朕意欲立为皇后如何？”褚遂良当即跪下说道：“皇后名家子，先帝为陛下娶之，临崩，执陛下手谓臣曰：‘朕佳儿佳妇，今以付卿，非有大故，不可废也。’还乞陛下三思。”说着便直挺挺地跪着不肯起来。高宗听了却也无话可说，便令褚遂良退去。

第二天早朝时候，高宗又在当殿传谕，皇后无子，武宸妃生子，意欲废王皇后，立武氏为皇后。褚遂良又忍不住了，便气愤愤地出班跪在当殿奏道：“陛下如必欲易后，尽可另选大族，何必定欲立武氏。武氏原是先帝才人，众所共知，今立为陛下后，使千秋万代后，谓陛下为何如主乎？”高宗不防他当着众臣说出这个话来，他老羞成怒，把龙案一拍，正要说话，那褚遂良接着又说道：“臣明知忤陛下意，罪当万死，然骨鲠在喉，不得不吐。”说着便把手中的朝笏，搁在丹墀上，连连

地碰头，血流满面说道：“臣今还陛下笏，乞陛下放臣归田里。”这时武宸妃正坐在帘内听政，听褚遂良说话，句句辱没着自己，便忍不住在帘内厉声喝道：“陛下何不扑杀此獠！”一缕尖脆的喉声，直飞到殿下，两旁百官听了，都不觉毛骨悚然！韩瑗听了，不觉大怒！也出班去跪倒奏说：“如今武宸妃内惑圣明，外弄朝政，长此不除，与桀之褒姒，纣之妲己无异，陛下宜乾纲独断，立废宸妃为庶人，免致他日之祸，今若不听臣言，恐宗庙不血食矣。”说着也不住地在丹墀上碰头，把纱帽除下来说：“臣出言无状，愿陛下赐死。”高宗到了此进，也怒不可止，便传谕把褚遂良、韩瑗两人，一齐交刑部处死，那左右武士一声领旨，便如狼似虎地，直扑上殿来，要揪褚、韩两人。幸得长孙无忌上前去拦住，跪奏道：“褚遂良、韩瑗二人，俱是先朝功臣，又受先皇顾托之重，有罪不可加刑，愿陛下念先帝之意，赦此二人。”说着也止不住满面流泪，把个白发苍苍的头儿，向丹墀下碰着。高宗见舅父代为乞恩，也便不好意思，传谕把褚遂良、韩瑗二人，推出朝门，非奉呼唤，不得入朝。退朝下来，高宗和宸妃二人，心中都郁郁不乐。

有一天李勣和许敬宗两人在内宫中陪着高宗闲谈，高帝又问起废后立后的事体。李勣说道：“此乃陛下的家事，何必更问外人。”许敬宗也说：“田舍翁多割十斛麦，尚思易妻，况陛下身为天子，立一后何干别人之事，却劳大臣们哓哓置辩不休耶？”高宗听了他的话，便决定了主意，下诏废王皇后为庶人，与萧庶人同打入冷宫；又立武氏为皇后。那诏书上说道：

“武氏门著勋庸，地华纓黻，往以才行，选入后宫。朕昔在储贰，常得侍从嫔嫱之间，未曾注目，圣情鉴悉，每垂赏叹，

遂以赐朕，事同政君，可立为皇后。”

他诏书上说的事同政君，便是说仿汉元后故事。

这武后册立的一天，朝廷内外命妇，在肃仪门内朝贺，文武百官和四方外国的酋长，齐在肃仪门外朝贺。武后又随着高宗去参见宗庙，外面太和殿上，里面坤德宫中，却排下盛筵，武氏合族，都召进宫去赐宴。诏书下来，赠武后的父亲武士（录夔）为司徒，封周国公，谥称忠孝，配享高祖庙，武后的母亲杨氏，封为代国夫人。许敬宗又上奏说：“前后王氏，父仁祐，无他大功，只因中宫懿亲，便超列三等，今王庶人谋乱宗社，罪应灭族。”高宗下诏破仁祐棺，戮其尸身，追夺生前官爵，尽捉王氏同族的子孙，放逐岭南。又降封太子正本为梁王，梁州都督，后因武氏不乐，又降为房州刺史。这太子见武后处处和他作对，心中十分害怕，成了疯病，终日穿着妇人衣服，大惊小怪，口口声声说皇后派刺客来谋害他的性命。高宗又下诏把正本太子废为庶人，囚禁在黔州，便是从前承乾太子囚禁的地方。武后又因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来济、韩瑗这一班大臣，不是自己的同党，便故意上表说：“陛下昔欲以妾正位中宫，韩瑗、来济、长孙无忌、褚遂良辈，面折廷争，忠义可嘉，乞陛下加以褒赏。”高宗便把皇后的表章，掷给无忌一班人看，褚遂良辈看了大惧，忙叩头乞休。皇帝下诏，放逐长孙无忌、褚遂良一班人，任用武氏子侄，从此朝廷中尽是武后私党，合伙儿听皇后的意旨，愚弄皇帝。

武后刻刻用心，要夺皇帝的政权，但自己终究是一个皇后，凡事不能越过皇帝的位份，所以每天皇帝坐朝，武后便隔着帘子，坐在皇帝的身后，百官奏事，先由武后传话给高宗，再依着武后的意思，宣下旨意去，这国家大事，实在已经是操在武